

(德) 安德烈·马克思

鲍里斯·普法伊弗尔 著

(德) 塞巴斯蒂安·迈尔 插图

宗欣 译

野兽帮

身份之谜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美术出版社

(德) 安德烈·马克思
鲍里斯·普法伊弗尔 著
(德) 塞巴斯蒂安·迈尔 插图
宗欣 译

野兽帮

⑩ 身份之谜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身份之谜 / (德) 马克思, (德) 普法伊弗尔, (德) 迈尔著 ;
宗欣译. — 南京 : 江苏美术出版社, 2011.5
(知了丛书. 野兽帮系列)
ISBN 978-7-5344-3601-7

I. ①身… II. ①马… ②普… ③迈… ④宗… III.
①儿童故事 — 作品集 — 德国 — 现代 IV. ①I516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49633号

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:

Author: Andre Marx, Boris Pfeiffer

Das wilde Pack, Bd.10, Das wilde Pack lüftet ein Geheimnis

illustrated by Sebastian Meyer

Copyright © 2010 by Franckh-Kosmos Verlags-GmbH & Co. KG, Stuttgart, Germany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, German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©2010 Jiangsu Phoenix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10-2010-346

野兽帮⑩ 身份之谜

出品人 周海歌
责任编辑 施 铮
编 务 洪 艳
责任校对 吕猛进
责任监印 朱晓燕
装帧设计 wesign 未设计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美术出版社 (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 江苏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制 版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新世纪联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 × 1240 1/32

印 张 4

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44-3601-7

定 价 13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营销部电话: 025-68155666 68155667

营销部地址: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6楼

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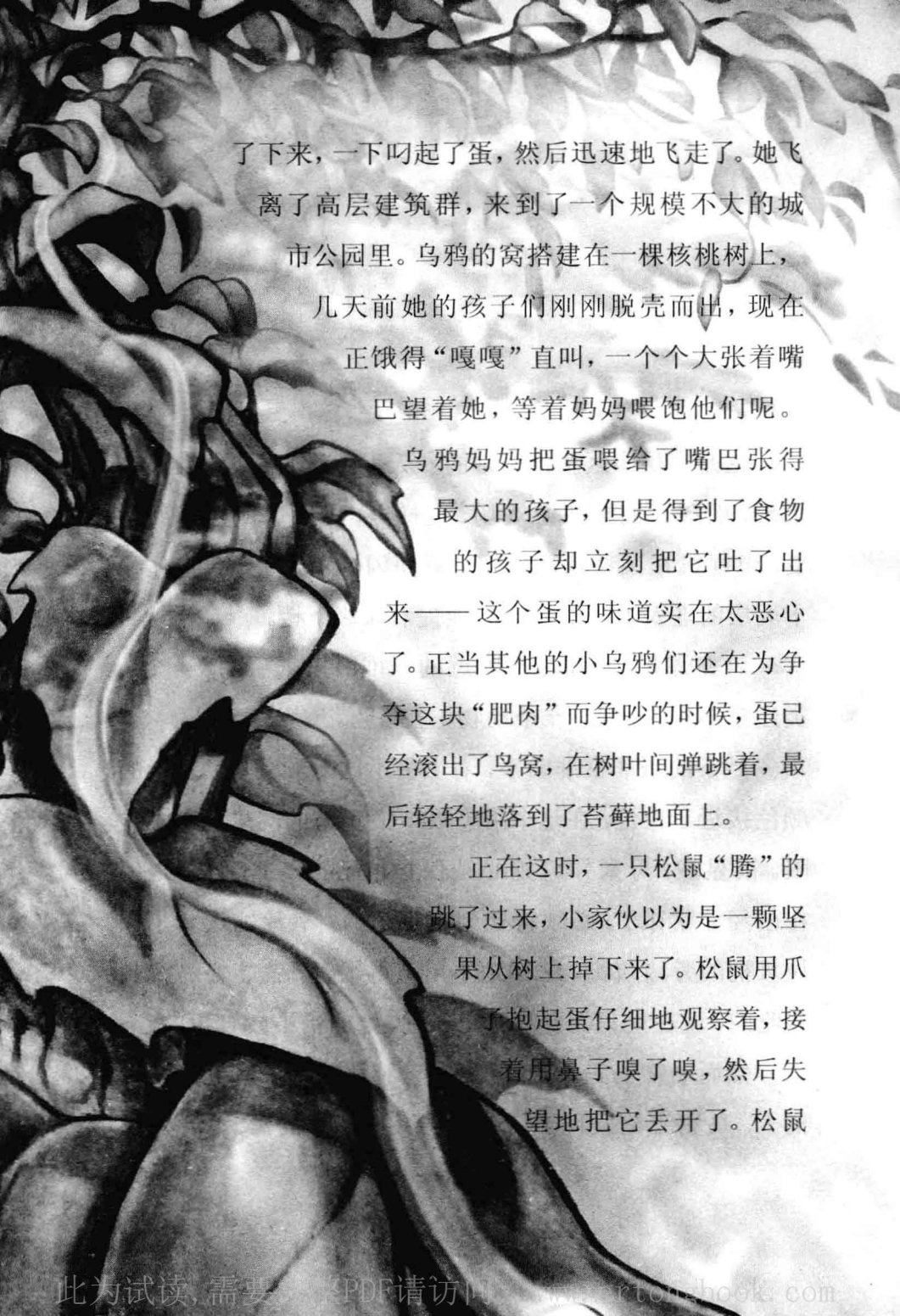


这是高层小区里很平常的一天。大部分的成年人还在上班，而孩子们则在游戏场、电梯里、走廊里或楼梯间玩耍。电视机在某些房间的窗户后面闪烁着微光，一位住在十五层的老太太正气喘吁吁地提着垃圾下楼。

就在那儿，在垃圾桶附近的一堆旧报纸后面，一个人类注意不到的地方，一个动物正在下蛋。

她下的蛋非常非常小，看上去不比一颗葡萄大。蛋的颜色接近于白色，在这个用废报纸搭起来的窝里面很不显眼。很显然，母亲知道她必须保护自己的孩子。但是她现在已经非常饿了，必须得立刻吃点东西。幸亏她选择了在垃圾桶的旁边筑窝，这样她不用跑得很远，就能轻易找到些吃的。现在她只需要离开几分钟，她的蛋不会有事的。

然而动物妈妈一走开，一只乌鸦就落到了附近的垃圾桶上。乌鸦立刻发现了这个用报纸搭起来的窝，她展翅飞



了下来，一下叼起了蛋，然后迅速地飞走了。她飞离了高层建筑群，来到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公园里。乌鸦的窝搭建在一棵核桃树上，几天前她的孩子们刚刚脱壳而出，现在正饿得“嘎嘎”直叫，一个个大张着嘴巴望着她，等着妈妈喂饱他们呢。

乌鸦妈妈把蛋喂给了嘴巴张得最大的孩子，但是得到了食物的孩子却立刻把它吐了出来——这个蛋的味道实在太恶心了。正当其他的小乌鸦们还在为争夺这块“肥肉”而争吵的时候，蛋已经滚出了鸟窝，在树叶间弹跳着，最后轻轻地落到了苔藓地面上。

正在这时，一只松鼠“腾”的跳了过来，小家伙以为是一颗坚果从树上掉下来了。松鼠用爪子抱起蛋仔细地观察着，接着用鼻子嗅了嗅，然后失望地把它丢开了。松鼠

可不喜欢吃蛋。

然后蛋落到了石块铺就的小路上，并一路滚到了公园里的一张长椅旁。长椅上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，他正在喂着鸽子。其中的一只鸽子以为滚来的蛋是一大块面包屑，急急地冲了上去。可是这块“面包屑”实在太大了，鸽子没法把它一口吞下去，但是他也不愿意把蛋一口口啄碎了吃，因为这周围还有许多其他的鸽子，他们经常为了抢夺食物而争吵，这只鸽子可不愿意和他们分享这块大“面包屑”。于是他叼着蛋飞了起来，离开了公园，来到邻近的一个地方。这里是一个集市，到处是撑着顶棚的零售摊点，人们正在出售水果和蔬菜、面包和蛋糕，还有鱼和肉。对于一只鸽子来说，只要有点儿耐心，一定能吃得饱饱的。

满眼的小面包、甜蛋糕和大块大块的扁面包让鸽子看直了眼，他完全忘记了嘴里还叼着一颗蛋。就在他降落到一个摊点的顶棚上的时候，蛋从鸽子的嘴里滚了出来。只见它滴溜溜地向下滚去，正好掉进了一个装满了白葡萄的木箱子里。卖葡萄的是一个壮实的妇女，她正忙得满头是汗，并没有注意到白葡萄中间掉进了一颗蛋。

卖葡萄的大婶生意不错，每一次有顾客前来，她都从木箱里拿出整串的葡萄。这样，蛋在木箱子里越滚越深



了。这一天结束的时候，木箱几乎已经空了，只剩下几个零散的、有点儿损坏的葡萄还在里面，当然还有那颗她没有注意到的蛋。大婶开始收拾摊子，拆下顶棚，木箱子被她随手扔到了集市广场的边上，那里堆满了其他的木头箱子，清洁工人明天早上会来处理这些垃圾的。

但是到了晚上——当所有的人类都已经沉入梦乡，乌鸦在鸟窝里休憩，鸽子在废弃的屋顶上打盹，松鼠也蜷缩在树洞中酣睡——寂静并且漆黑一片的集市广场上来了四位不速之客。这是四只动物，四只绝对不该出现在城市中心的动物。

打头的是一只臭鼬，她灵巧地在街边的树木中穿行着，跟在她身后的是一头走起路来悄无声息的母豹。母豹的皮毛是纯黑色的，就像上好的黑色丝绒，她那琥珀色的眼睛在夜色中闪闪发光。再后面是一头看上去相当闷闷不乐的狒狒，他不断地四处张望着，一副恨不得立刻掉头回去的样子。最后面的动物样子古怪，他长着鸭子一样的嘴和爪子，身上却覆盖着厚厚的皮毛，尾巴则又宽又扁。

这只怪模怪样的动物名叫奥斯卡，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一种什么动物。他第一个发现了堆在广场边上的木头箱子。



“前面有食物！”他轻轻地叫着，摇摇摆摆地向着箱子走去。

“太好了。”母豹希瓦轻声地回应着，立刻开始把箱子一个个拖到地上，准备好好在里面搜寻一番。

“但愿人类留下了足够多的东西，够我们大家好好饱餐一顿。”臭鼬姑娘图尔佩说道。

“切，都是些垃圾！”狒狒路德维希抱怨着，“我们成天吃来吃去吃的都是些垃圾，你们知不知道？真是令人作呕。”

其他的三个动物愤愤地看了他一眼。

“现在找不到其他东西吃。”希瓦咕嘟着说。

“还是以前的日子好，”路德维希哀叹着，“那时候我们常常打劫餐馆和商场！那些东西才是真正的食物！那真是我们的黄金时代！”

“然后我们就被人类发现了。”奥斯卡在泼凉水，“你明明知道，我们必须处处小心，以防止人类再次盯上我们。”

“再说了，你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觅食行动。”图尔佩补充说。

路德维希没有回答。他跳到最近的一棵树上荡起了秋

千，悠闲地看着其他动物从木箱子里搜集剩下的水果、面包和蔬菜。

“你就不能来帮帮我们吗？”图尔佩恼怒地尖声叫了起来。

“等一下我会把所有的食物袋都拎回家的，”路德维希回答，“难道这样还不够？一路上都要靠我来拎！谁叫你们没有手呢？”

“可是你要是来帮把手的话，我们的动作会快很多！”图尔佩愤怒地回敬着，“看看这些葡萄，我得用嘴把它们一个个地从箱子里捡出来！如果是你的话，三两下就解决了！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好啊，那我现在就把它全吃光！”

“你敢！”路德维希“嘎嘎”叫了起来，“我也要吃！”

“小声点！”希瓦咆哮了一声，“你们快把人类都吵醒了！”

图尔佩看了路德维希一眼，叼起了一颗葡萄，陶醉地咀嚼起来。

路德维希立刻从树上跳了下来，冲向木箱子。他从垃圾堆里扯出一个塑料袋，抖了开来，把箱子里的葡萄一股



脑儿地倒了进去，然后立刻把袋口扎了起来。

“你看，”图尔佩满意地说道，“我就不信治不了你！”

没过多久，他们已经把所有能够吃的东西搜集到了一起，装到了塑料袋和麻袋里面。路德维希把袋子扛在肩上，剩下的则由希瓦叼在嘴里，动物们开始往回走。

他们匆匆地穿行在夜色中，最后来到了一个建筑工地。在一个红白相间的封锁用的障碍物后面，有一个没有盖的窨井，动物们一个接一个地跳了进去。

奥斯卡对于城市的地下排水系统了如指掌。他带着朋友们穿过湿淋淋、臭烘烘的排水管道，来到了一道砖墙面前。墙上缺了几块砖，动物们顺着缺口爬了过去，很快就离开了下水道，来到了一个地铁通道里。幸运的是，这时候地铁并不运行。经过几个拐弯，四只动物来到了一段废弃的铁轨旁，这段铁轨通往一个废弃而老旧的、几乎已经被人类遗忘了的地铁车站——天堂广场站，野兽帮就生活在那里。

野兽帮是一个由各种动物组合而成的奇妙帮派。路德维希、奥斯卡、希瓦和图尔佩都是帮派的成员。帮里还有巨龟罗斯维塔、青蛙呱呱呱、白鸚鵡夫妇卡卡和杜、大猩猩巴纳巴斯。最后，当然不能忘了提哈姆雷特，他是一只狼，



是野兽帮的首领。

没有参加今晚觅食行动的动物们一看到希瓦、图尔佩、奥斯卡和路德维希，就好奇地迎了上来。

“你们弄到足够多的食物了吗？”大猩猩巴纳巴斯急切地问。

希瓦松开牙齿，塑料袋掉到了地上，说：“足够我们今天吃的了。”

这可是个好消息，因为大多数情况下，并不是所有动物都能填饱肚子的。

这时候，变色龙阿姆佩尔，四只海狸卡斯托尔、艾勒、伊达、裴尔和那两只从来不开口的山羊也踏入了天堂。他们刚才待在水晶洞里，那是个隐藏在天堂广场地底深处的秘密岩洞，动物们正在那里建造一艘巨大的船，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能乘着船驶向自由。

“好消息！”阿姆佩尔兴奋地说道，“我们搞回来的那些贝类，就是那些用来密封船体、防止船进水的贝类，生长繁殖得很快！船体几乎已经完全防水了，而且……哦，食物！”阿姆佩尔的皮肤转成了粉红色，他急忙停止了报道。

动物们急切地冲向麻袋和塑料袋——卡卡和杜啄食



着面包屑，巴纳巴斯把一棵稍稍干瘪的生菜整个儿塞进了嘴巴，希瓦则吞食着一些鱼的残段。

路德维希一把抢过装有白葡萄的塑料袋，迅速地跳到了一盏吊灯上。吊灯挂在一些从天花板上垂荡下来的金属链子上，狒狒常爱蹲在上面。

“嘿！我也要吃！”图尔佩尖叫起来。

“你已经吃过一个了。”

“没错，但我只吃了一个！”

“袋子里的这些都是我搜集的，所以都归我！”

图尔佩转过身来，抬起了蓬松的尾巴，将臭腺对准了路德维希，说：“我受够你了，你这只讨厌的死猴子！”

路德维希嘎嘎地大叫起来，迅速地攀着吊灯，荡到了远处。

“伙伴们！”哈姆雷特叫道，“别吵架！路德维希，快给图尔佩几个葡萄吧！”

“哼！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这么做！她对我的态度总是那么差，难道还要我把葡萄分给她吗？”

哈姆雷特低下了头，喉咙里发出了咕噜声。

路德维希吓了一跳。他当然知道，哈姆雷特不会对他怎样，但是当狼“咕噜”的时候，说明他生气了，而一旦他

生了气，其他的动物会很快地站到他那一边，而每当其他的动物都站到哈姆雷特那一边的时候，那他们就会一整天都不搭理路德维希。事实上他们不理睬他的时间本来就够多的。

“那好吧。”路德维希妥协了，他从袋子里抓了几颗看上去已经很不新鲜的葡萄，扔向臭鼬。

“谢谢！”图尔佩道了声谢，开始吃起葡萄来。可是就在下一秒，她尖声地叫了起来：“恶——！”同时控制不住地对着地面放了个屁。

“我的天哪！”坐在图尔佩身边的奥斯卡惊叫一声。急忙站起身来，迅速地离开了那个位置，一下跳进了自己水中的窝里。

“妈呀，图尔佩！”巴纳巴斯打雷一样地叫道，一边用手捂住了鼻子，“你知道吗？你可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臭蛋！”

变色龙阿姆佩尔变成了黄色，说：“有必要吗？你们这些有毛类动物平日里就够臭的了，每个毛孔都散发出难闻的气味！现在还要再加上这个！”

“那我又该说什么呢？”希瓦抱怨着，“我的鼻子可比你们的灵敏多了！”说着，她一个箭步蹿到了楼梯上，那原本是地铁入口的行人阶梯。

“对不起！”图尔佩道歉道，“我实在是被吓了一大



跳，刚才我吃到了一个坏了的葡萄！”

只有巨龟罗斯维塔慢慢地爬了过来，他已经活了上百年，鼻子几乎闻不到什么味道了，而他的味觉则和嗅觉一样糟糕，坏了的葡萄对于他来说和美食没有什么区别。但是当他低下脑袋打量起这颗“坏葡萄”的时候，“葡萄”忽然动了一下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罗斯维塔喃喃说道，“难道我的眼睛也不灵光了吗？还是说刚才这颗葡萄真的动了一下？”

海狸卡斯托尔也靠近了一些说：“罗斯维塔说得对！这，这……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葡萄！”

“说不定是什么动物的粪便！”
阿姆佩尔嘿嘿地笑了起来，皮肤变成了蓝色。

路德维希也幸灾乐祸地“嘎嘎”叫了起来：“图尔佩吃了粪便，图尔佩吃了粪便，哈哈！”



“别胡说了！”图尔佩反对道，“粪便才不会自己动呢！”

“可是如果那个动物肚子里有蛔虫呢，那样的话粪便就会自己动了哦！”阿姆佩尔一边说着、一边大笑起来，身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

蓝色的青蛙呱呱呱也跳近前来，他仔细地看了看这颗“葡萄”，发出了一声“呱呱呱”的叫声。可惜这是他唯一会发的声音，所以谁也不知道青蛙到底是什么意思。“呱呱呱，呱呱呱，呱呱呱！”呱呱呱继续激动地叫着，一边围着这颗奇怪的“葡萄”兴奋地蹦跳着。

最后，连哈姆雷特都忍着臭味走了过来。他将鼻子凑到“葡萄”上嗅闻着，又极其仔细地观察了这玩意儿一会。突然，“葡萄”又动了一下，这下哈姆雷特明白了，眼前躺着的究竟是什么东西。

“伙伴们！”他叫道，“这不是葡萄，也不是什么动物粪便！”

“那究竟是什么呢，哈米^①？”巴纳巴斯很好奇。

年轻的狼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这是个蛋！所以里面才有东西在动！”

① 哈米是哈姆雷特的昵称。



2



很快，所有的动物都聚集到了这个浅色的小圆球旁边，甚至连祖母绿的蜂鸟斯伯也嗡嗡地飞进了天堂。斯伯很不喜欢封闭的空间，所以他不常到这儿来，但是卡卡告诉他，天堂里出现了一个会动来动去的迷你蛋，他还是忍不住飞来了。这听上去很有意思，要知道斯伯自己也是从一个很小的蛋里面钻出来的。

奥斯卡从自己的窝里拿过来一些树枝，在广场上建了一个小巢，蛋现在就躺在巢里面。动物们全都挤在一起，将小巢团团围住，他们在看着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
可是什么也没发生。

“真奇怪，真奇怪，居然真的是颗蛋。”阿姆佩尔喃喃地重复着这句已经被他念叨了上百遍的话，一边从各个角度仔细地打量着它，“而这颗蛋就这样躺在集市上，躺在一堆葡萄中间？”

“关于这点我们已经描述过几千遍了，你这个自作聪明的话篓子！”路德维希发着牢骚，狒狒正蹲在一盏吊灯上，



似乎对眼前的这颗蛋一点也不感兴趣，“它当时就躺在一堆垃圾中间。再说了，不过是颗蛋而已，你们至于吗？”

“我们当然想知道这是颗什么蛋！”奥斯卡尖叫着，“还有它是怎么混到一堆葡萄里面去的。”

“要是你问我的话，我觉得吧，这是颗鸟蛋，”巴纳巴斯说，“可能是鸟妈妈把葡萄箱子当成自己的鸟巢了，我想大概就是这样。”

“反正这绝对不是白鹦鹉的蛋。”卡卡咕咕地叫着，“白鹦鹉的蛋没有这么大。而且鹦鹉的蛋外面是一层坚硬的壳，而不是像这个蛋这样。你们看，它的外壳好像橡皮一样。”

“但是，不管这里面是只什么鸟，我们都必须尽快把它孵出来！”杜插嘴说道，“否则蛋会变冷，里面的小宝宝就活不了了。”

“你们想把它孵出来？”路德维希大叫起来，“你们头脑都不正常了吗？再添一个动物，这意味着我们每个分到的食物会更少！”

“可是路德维希！”图尔佩反驳道，“这样的一个小宝宝一天顶多只需要吃几条虫子。”

“是，一开始确实是这样，但是等它长大了呢？到那时

